

## 陳舜臣文学の誕生における時代背景<sup>※1</sup>

曹 志偉<sup>※2</sup>

### 要 旨

陳舜臣（1924—）は現在日本の文壇で活躍する華裔作家である。彼は中国の歴史と文化を題材とした文学作品を描いてきた。陳舜臣文学は日本文学の範疇だけではなく、更に国を越えた文化、言語という独特な特徴があり、日中文化の真髄を表した文学といえるだろう。

陳舜臣は日本戦後の社会変革、文学復興の中で、家業の貿易に従事しながら文学への道を探索し、最後には文学の世界に身を投じる。新人作家として、彼は自分の得意とする表現方法を選択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そして読者の鑑賞傾向の変化にも対応し、更に社会の需要に適応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戦後日本文壇の変化、多元文化の神戸、独特な華僑社会が陳舜臣文学を形成する重要な要素である。

本稿は陳舜臣が文壇に向かった軌跡（1949—1961）に沿って、彼がどのようにして文学作品のスタイルを探究したのか。いかにして戦後文学の蘇りの波の中で文壇に登場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か。それに加えて、陳舜臣文学誕生の社会環境と時代背景を分析する。それが陳舜臣の二重文化の背景と独特な文学特徴の理解に役立つと共に、多元文化の社会環境が作家に与える影響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われる。

キーワード：文学創作 棄商従文 多元文化 社会環境 時代背景

### 一、引 言

1945年、正当陳舜臣在大学任教从事学术研究之际，日本战败改变了他人的人生道路。台湾回归使他不再持有日本国籍，而当时的日本国立大学是不允许外国人任职的。他被迫失去了大学教职，不可能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不得不结束了令他怀念的“上八时代”。

陳舜臣曾说：“1945年8月战争结束，不仅使我不再持有日本国籍，连我的既定目标也被打乱。原本在战争中就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于保证，所以对自己将来的事没怎么考虑过。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前途’趋于明朗。但对我来说，摆在自己面前的路显然被堵塞，只能选择其他的路。”<sup>※3</sup>

1946年初，陳舜臣抱着了解故乡和寻找新天地的愿望回到台湾。在台湾他边教英语边阅读中国文史书籍。这期间他目睹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并深感震惊。他理想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台湾竟是如此不同。他感到完全溶于中国社会也并非易事。这就是他的命运——具有两种生活背景、两个故乡的

※1 本稿は中国天津師範大学文学院に提出する博士論文の一節である。

※2 外国語教育センター

※3 陳舜臣 2003『道半ば』集英社 302

双重命运。他既不是地道的日本人，也难成为地道的中国人，不管幸运与否已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只能走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1949年末，陈舜臣回到神户。他虽通晓日、英、中、印度、波斯等五种语言，想从事研究或翻译工作，但迫于生计只能在家随父经商。他经商之余创作出长篇小说《枯草之根》，并于1961年荣获江户川乱步奖<sup>※1</sup>。从此陈舜臣弃商从文成为专业作家。截止到2006年初，他共发表160多部各类作品，其中长篇小说30多部，还多次获得日本文学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业绩。

本文将沿着陈舜臣走向文坛的足迹（1949—1961），探讨他如何寻找文学创作的形式？如何在战后文学复苏的浪潮中走向文坛？并分析其文学诞生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理解陈舜臣的双重文化背景和独特的思想内涵，还可使人看到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对作家的影响。

## 二、在探索与寻找中走向文坛

陈舜臣于1949年10月末从台湾返回神户，不久就结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虽喜欢研究，但为了生活则开始随父经商。他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思考着文学创作的问题，寻找着文学创作的形式，决心以小说创作作为人生的目标。

### （一）锲而不舍的追求

陈舜臣为了承担家庭的责任，开始在父亲经营的贸易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书写对外联络的各种文书。但他不甘心于经商，而只是把经商当做一种生活手段。他在探索着积蓄着尝试着，等待着实现他梦想的时机。这是他人生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战后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经商初期，陈舜臣舍弃不下“上八时代”从事的印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他仍然对研究十分眷恋。陈舜臣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波斯语，还翻译了波斯语的诗集<sup>※2</sup>，就在要脱稿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岩波书店已将他人翻译的此书出版，他只好放弃了出版计划。因为搞翻译的收入难于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告别喜爱的波斯语，从此不再搞波斯语翻译了。

文学爱好常常令陈舜臣那惆怅和意犹未尽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开始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既然不能继续走自己所倾心的研究道路就要寻找新的目标。此时读书和写作的内心冲动时时在唤起他对历史和文学写作的勇气，在他的内心深处正孕育着新的目标——文学创作。

陈舜臣在从商的十余年时间里，一面积累着、观察着、捕捉着走向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书籍。他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想以文学创作来实现自己的宿愿。

陈舜臣对小说爱不释手。他读了父亲的藏书《读通鉴论》。该书是根据《资治通鉴》的内容评论从秦始皇开始到五代的历史演变，是上海历史书局1936年出版的。多年后他描述了当时看这本书的心情。

我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为什么就不能将“重要的历史时期”写进历史并留下来呢！我在青年时就有此雄心壮志。《读通鉴论》是从秦朝到五代的评论，而王夫之本人则是明朝末期人，他写的内容并不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为了写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只能将资料保留下去。人们视“历

※1 江户川乱步奖通称“乱步奖”，是1954年由作家江户川乱步捐赠资金而设立的文学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用此资金奖励推理小说作家，现被称为推理作家的“登龙门”。

※2 波斯诗人哈依姆创作的诗歌，后由英国诗人菲西拉德翻译成英语。

史”为极严肃的一种“学问”。当时我脑海中浮现出历史的“实录”和“正史”。杜甫的诗被世人誉为“诗史”，大概被世人理解为以诗论述“时事”吧！因此，我为何不能以小说讲述“时事”呢？我当时还不知道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的：“要了解清代的历史，与其读有关清史的诸论文，不如读一本《红楼梦》”的名言。当时我想：人们所熟知的赤壁之战并不是看了《三国志》，而是从《三国演义》及戏剧中知道的。<sup>※1</sup>

从陈舜臣的自述可看出，他已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重要历史时期的真正含义，他要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实以文学的方式展现给人们，要像杜甫那样以“史诗”的形式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学作品中以历史的形式再现时代的风貌。可见他从很早就开始思考以历史记述为体裁的文学创作了。

这期间，陈舜臣虽然没有小说问世，但写了一些连他本人都认为奇妙的日记体的东西。在这类日记中他本人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者登场，他在近似真实的虚构中展开那富于想像力的推理，向读者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在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中使自己获得启示和愉悦，但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这种小说的构思和写作方法在他走上文坛后日渐清晰，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 （二）弃商从文成为作家

陈舜臣经商已经多年，他想“自己是属于工薪阶层也好商人阶层也好，反正从台湾返回的十年里没有走自己的路。……顺这条路走下去可能不会有什么挫折，但‘我至少要走写作的道路’这是我志愿搞研究而遭到挫折后的愿望”。<sup>※2</sup>这表明他无论如何不想放弃写作。

到底写哪种文学作品能被读者接受，市场认可呢？陈舜臣在经商之余不断地思索着这个问题。日本战后社会的变化、神户多元文化中的华侨社会、经商中形形色色的人的交往等等，所有这些在他的思考中闪现、交织、升华，但这些生活素材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进行表达呢？陈舜臣在寻找着文学创作的形式。他在反复思考、多次尝试后想以推理小说作为起点从事文学创作。

陈舜臣从小就对读书感兴趣，尤其喜欢读历史和童话这两方面的书。他小学时就是少年刊物的忠实读者，他热衷于读江户川乱步的《怪人二十面相》，与推理小说的邂逅就是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少年刊物的推理小说，还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即兴诗人》都在他幼小心灵上掀起过醉人的涟漪，是使他陶醉和向往的世界。战前《新青年》登载的侦探小说是他中学时代最喜爱的读物。后来在大学的英语课上他又再次同推理小说邂逅，引起了他对推理小说的神驰遐想，此时他还读了英国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小说。再后来是日本战后复兴的时代，也就是推理小说在日本风靡一时的年代，风华正茂的陈舜臣因此而能读到大量推理小说。那时人们开始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人们的思维和关心的话题已从为战争摇旗呐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向往轻松自由的通俗文学读物。此时既是日本经济复兴的时代，也是大众文化复兴的时代。推理小说就是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陈舜臣曾说：“我发觉不管是任何小说，其中都包括推理的因素。换言之，无论写什么小说皆能成为推理小说”。<sup>※3</sup>他回顾日本小说的历史，认为今后人们接受的将是神秘色彩的推理小说。“侦探”一词的出现，使侦探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出现了限定性极强的侦探小说。“侦”这个字当初还不是常用汉字，侦探的“侦”字不能用汉字表述，当时只能使用“推理小说”的表述方法。在当时该表述方

※1 陳舜臣 2003『道半ば』集英社 158-159

※2 陳舜臣 2003『道半ば』集英社 311

※3 陳舜臣 2003『道半ば』集英社 314

法博得好评，“侦”字不久成为了常用汉字，“推理”一词仍沿用至今。

陈舜臣认为纯文学缺乏故事的合理情节，自己要在小说中以历史题材作为故事情节，其中插入虚构人物，通过虚构人物与历史中的人物对话来营造出一种既使人感到真实又不乏浪漫的文学色彩。此种文学风格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轮廓，小说创作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从此，他利用经商之余不断地构思、不断地尝试写推理小说。他一次次地构思，一次次又被推倒重来，虚构了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

写作的灵感终于出现了。1957年陈舜臣的长女降生，女儿在出生不久后就得了重感冒，他们夫妻不分昼夜地轮流看护。在看护的空闲时陈舜臣为了消除困意读了钱形平次的侦探小说《捕物帖》，当时他兴奋地发觉像这类小说自己也完全能写，那些酝酿已久的构思、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仿佛一下子跃然纸上，创作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

不久文学女神向陈舜臣招手了，他通过讲谈社（出版社）知道了江户川乱步奖评委会正征集推理小说。该奖征集篇幅在稿纸500页左右的小说。获奖者可获得福尔摩斯肖像，其获奖作品由讲谈社出版，作者可获得印税。此时名不见经传的陈舜臣跃跃欲试投稿挑战该文学大奖。他从1960年开始构思并写作，1961年4月就完成了处女作长篇推理小说《枯草之根》。7月2日讲谈社通知他的作品进入最后评审。8月4日他得知自己获得了第七届（1961）江户川乱步奖的喜悦。陈舜臣终于走上盼望已久的文学之路。

1961年陈舜臣37岁，第一次获得日本文学奖，可谓大气晚成。从此陈舜臣一发而不可收，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10年之久的经商道路，朝自己向往的、新奇的、布满荆棘的文学之路迈进。这意味着他将用他所处的时代，不！是用他所经历的坎坷心路一砖一瓦地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殿堂。

### （三）建构独特的文学形式

陈舜臣围绕着文学创作方法作了各种尝试：如以历史定论作为创作内容，通过各种推理来推翻历史定论的侦探故事；围绕人们感兴趣的历史话题，利用史料的矛盾展开的历史故事等等。他考虑历史性推理体裁的文学作品过于严肃难于写作，而历史题材的故事又有某些局限性，不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他最后决定创作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塑造在时代的漩涡中饱受磨难的人物。他认为战争虽然已结束了十年，但精神创伤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的话题仍然围绕着战争，而战争中交织着情感和爱憎的人物形象容易被读者接受。同时，对于战争陈舜臣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不断在脑海里虚构着一个个故事。他就这样完成了《枯草之根》的创作。

陈舜臣在推理小说获奖以后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不甘心只写推理小说，还希望写一般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他想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向诗圣杜甫一样，以波澜壮阔的历史来展现人类的未来。他将用深沉而优雅的文学底韵、清澈而细腻的文笔、引人入胜的玄机、富于哲理又充满浪漫的情调谱写出一曲又一曲文学和历史的交响曲。

小说应该是神秘和惊险的，换言之小说必须要有悬念，要在引人入胜中丝丝入扣，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使读者情感得到升华，既要营造出小说的悬疑张力，又不失神奇和浪漫的色彩。这就要求小说作者具备推理和想像的天赋，同时还要有博学多才以及严密的构思能力。陈舜臣认为小说的创作就包括推理因素，不管是普通小说还是历史小说实际上都贯穿着推理。陈舜臣将以哪种文体来扩展自己的创作空间呢？对此陈舜臣解答道：

我志愿从事学术研究，最初以故事作家为目标，但我对称为纯文学的作品大都感到失望，其

最大的理由是纯文学缺乏故事情节，这就意味着没有合理性，对我来说没有合理性和毫无内容是相同的东西。我对浪漫派文学从一开始就抱有戒心，即使如此我自己也被划分到这一派别中，这可能是由于我的作品中故事情节过剩的缘故吧！故事情节过剩也好欠缺也好，尽管由评论家评判定论。而我最费苦心的是将故事构思的着眼点放在何处，而又不失世界主义者的视线，这是我的基本态度。<sup>※1</sup>

陈舜臣曾感叹人以成功和失败论英雄，野史是荒唐的恐怕也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写历史小说必须慎重起见，特别是近现代史题材的小说，由于历史见证人尚都健在，从史实正面的描述是极为困难的。他认为在自己的创作中，像描绘历史那样创作故事，通过虚构人物来完成创作是可行的。

陈舜臣喜欢读历史的“实录”。“实录”就是以历史为背景，描述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的作品，其中包括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处境等一些“正史资料”中没有记述的真实场景以及作者对此所作的想像和推理。这就像人们心目中的三国人物群像那样，他们虽大都出自《三国志》，但与史书中所记载的又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这是经过了人为地艺术加工过的形象，就像一般人是通过看《三国演义》以及戏剧了解和熟知诸葛亮、刘备、曹操等人物一样。这些人物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陈舜臣想以历史作为素材，以历史记述为形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史实材料进行推理，写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学作品。

### 三、多元文化的神户与华人社会

陈舜臣是从神户走向文坛的，其文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神户的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神户既是日本少见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又是日本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同时也是华人居住集中的地方。陈舜臣以此为舞台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 （一）多元文化共存的神户

神户在日本历史上虽没发生过重大事件，但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同大阪和京都不一样，是明治维新后诞生的一座新型城市。神户是日本第一个金星观测台诞生的地方；神户早在江户幕府时期就设立了海军操练所，明治维新的有名志士胜海舟曾是海军操练所的总管。陈舜臣认为：“神户是维新后的新型城市。来自外地各种各样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里没有什么传统，邻居之间也没有出身的高低之分，这同京都和大阪不同，人们能安居乐业。”<sup>※2</sup> 陈舜臣还指出神户是具有“瞻前性”和“轻佻浮薄”共存的城市。这就是说人们不受任何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向前看，对任何新事物敢于挑战，同时还具有淘金者的拜金主义倾向。这些就是神户所特有的新型城市特点。

陈舜臣说：“神户正是因为有大胆而开放的精神，成为接受新的海外文化的先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固也可称其为新兴文化。由此可见文化和传统不一定是庄严的东西。”<sup>※3</sup> 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进程，神户作为新型城市成为日本连接世界的窗口，各种外来文化和社会团体不断渗入神户。随着外来文化传入的还有文学，那就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侦探小说。在神户居住的外国人以及穿梭过往的船员和游客，将阅读过的小说处理掉，所以在神户的旧书店里可找到外文原版的侦探

※1 陳舜臣 2003【道半ば】集英社 314-315

※2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35-36

※3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185

小说。有的侦探小说被翻译成日语，受到读者欢迎。著名的江戸川乱歩奖创始人，乱歩本人曾在神戸创办过侦探爱好会。另外，成为“本格”（真正的）推理小说作家的横沟正史也是神戸出身。所以“虽不能说日本的推理小说就诞生在神戸，但神戸这座城市的确与推理小说有着不解之源。”<sup>※1</sup>

人们在神戸可以看到削山为港的新型港湾建筑，可以嗅到海潮卷起的新鲜文化气息。但神戸没有京都那样庄严朴素、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也没有大阪那样高楼耸立、喧嚣摩登的工业大都市的风貌。神戸的气氛，正如文学评论家冈本好杏所说：“每当我乘车来到这座依山傍海狭长城市时，一出隧道就望见宽广的大海，就会产生安顿之感。换言之，京都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确是佳境，但神戸有许多京都所不具有的魅力……神戸是日本最没有尘垢的现代化城市。”<sup>※2</sup>

同日本其他城市一样，明治维新后开港的神戸也出现了西方文化大举渗透的情况。西方人有来神戸从事海事贸易的；有到神戸布施传教的；也有到神戸建房筑屋的。他们带来了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神戸街道上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欧式建筑群。这些小洋楼被神戸市民称之为“异人馆”，并被精心地保留至今成为游览地。现在“异人馆”是神戸市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人们品味外国文化的好去处。另外，代表西方体育运动的棒球、橄榄球、高尔夫球等也在神戸很有人气。陈舜臣曾说：“异人馆地区的气氛是日本式的，如极端地说那里是与萨满教<sup>※3</sup>世界碰撞而形成的火花。在火花闪耀中诞生的不就是神戸的现实主义吗？”<sup>※4</sup>

神戸不仅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型城市，同时也是日本文人墨客聚集之地。俳谐芜村和俳句芭蕉皆在神戸的须磨留下过诗文绝句。1882年著名的文学家正冈子规在神戸的须磨疗养院疗养过，至今在须磨寺境内还留有子规的诗碑。近代著名文学作家谷崎润一郎晚年曾在这里写出了新著《细雪》，焕发了文艺青春。因此可以认为神戸虽没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但神戸焕发着新兴城市的光彩。

## （二）神戸独具特色的华人社会

由于历史的缘故，在神戸诞生的同时，就有大批的华人为了谋生来这里创业。当然这伴随着一段辛酸的历史，即近代史中的甲午战争。从那时起就有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背井离乡来神戸闯荡的人们。他们有的做劳工；有的以理发维持生计；有的开中餐馆；还有的从事海外贸易或房地产经营等等。陈舜臣父亲就是在那个时代来神戸闯荡的。

华人在神戸的热土上，由一片散沙似地生息繁衍逐渐发展到初具规模的群体，他们是在日本主流文化中所形成的非主流文化的群体。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他们大多持有日本国籍并有中国身世的双重文化背景。他们生活并溶于神戸的现实社会中。在神戸不仅有供华人祭祀的“关帝庙”，就连当地日本神社里也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在日本这恐怕只在神戸才有的文化现象。在神戸的諏訪神社中，有供华人跪拜的道具和献香祭佛的香炉。神戸有以经营中国商品为主的“南京街”、专为华人子女汉语教育的“中华同文学校”以及用于华人交流的“中华会馆”等设施。从这些社会生活场所来看，当地华人群体既溶入了日本的主流社会，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见华人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陈舜臣就是成长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他说：“可能没有更比在这个海岸村里（神戸）中国人和

※1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142-143

※2 陳舜臣 2003『陳舜臣読本 Who is 陳舜臣?』集英社 39-40

※3 源于北亚一种原始宗教，神灵附体的咒术师用祈祷、咒术进行占卜或治愈疾病，极具奇异性和梦幻色彩。

※4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55

日本人友好相处、亲密交谈的地方了。”<sup>※1</sup>这说明神户是一个易于接受外国文化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人友好相处的生存状态。

与日本其他大城市如东京、大阪、名古屋相比，神户可能更易于华人的生存。那里的华人居住集中且代代相传；华人社团名目繁多且有横向的联系；由华人经营的食品店、服装店、中医药店、按摩店比比皆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社会。神户南京街每年春节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举行庆祝活动，表演耍狮子舞、跑龙套等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节目。这在日本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华人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其习俗、方言、饮食习惯各不相同，又按出生地分为福建帮、广东帮、台湾帮、北方帮等。另外，华人还按照来神户的时期分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所以，从外表看似一个整体的华人社会，其内部却是既有地区帮派的冲突，又有新老华侨年龄代沟矛盾的群体。他们不仅要面对外部大环境（日本）的文化碰撞，更要处理好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而产生的感情纠葛、迷茫困惑都带有“围城”内外的色彩。没有进入过“围城”的作家很难描写华人的生活，所以日本反映华人生活现状的文学作品真是少得可怜，形成了文学的“真空”地带。陈舜臣选择以此素材为突破口，将鲜为人知的“围城”内外的人情世故描写得惟妙惟肖，使读者大有新鲜之感。

外来文化为日本社会注入了奇特的内容，其中神户的华人社会就是代表外来文化的特殊群体。他们有中国出身的根基、有自己的传统和风俗、也可能有苦涩的经历。但在异国主流文化的浪潮中，他们要想保持华人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决非易事，有被同化、甚至被吞没的危险。所以华人在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必须溶进日本社会。当然，他们也渴望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承认，他们的心声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构成日本多元文化的因素。

### （三）以神户为背景的文学创作

陈舜臣生在神户长在神户，以神户为背景开始文学创作。可以说神户是他的故乡。他热爱神户、塑造神户、表现神户。他对神户所倾注的深沉的爱可以从其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

神户既是陈舜臣文学创作的舞台，又是他作品的原型。陈舜臣的处女作《枯草之根》就是以日本主流社会为背景，具体而真实地描写了神户的华人群体。他对小说的主人公陶展文也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人的内心世界和追求，也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或悲欢离合。

在陈舜臣作品中登场的神户场景有华侨商馆、海货批发店、海岸路、山手街等地方。这些都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他青春年华的见证人，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这里有生他养他的家、有他父辈赖以生存的家业、有他童心的美好回忆、也有令他一生难忘的磋跎岁月。他对这个世界太熟悉了。他在海岸街五丁目的家，虽然在战争的空袭中化为灰烬，但一楼是仓库，二楼是事务所，三楼是居室的“三色之家”，是当时经商人的典型居住模式，给他留下永恒的记忆。他后来的推理小说《三色之家》就是以神户的实景“海岸村”和自家建筑为原型而创作的，难怪有读者路过时竟认出此地。在海岸街和荣街之间狭窄的马路叫内海岸，战前在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经营海产品的作坊，就是父辈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浸透着他们的往事和辛酸，那里飘散着华人特有的生活气息，与其它街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陈舜臣曾描写道：“这个‘海岸村’里充满着特别的气味，使人联想到散发着海潮清香的干货味道。它来源于大海和太阳，这种气味一次也没有从村子中消失过。”<sup>※2</sup>

※1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119

※2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117

陈舜臣的早期小说大多是以神户为背景而写成的，其中既有对神户社会的深刻理解，也有对神户多种文化环境的描写，更有神户华人群体喜怒哀乐的生存状况。陈舜臣找到了文学创作的土壤，这就是中日文化连接之处，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文化基础。

陈舜臣除了小说以外，其随笔处女作也是描写神户的，原名为《神户这样的城市》，后来再版时改为《神户物语》。他深情地写到：“我挚爱的神户，我曾不幸三次目睹了你的濒临毁灭——水灾、战火以及这次震灾。大地剧烈摇动的地震是三次灾难中最有破坏力的……。神户的市民们，神户不会灭亡。新的神户可能不是有些人梦幻中的神户，但是神户会成为更加灿烂的城市。它是充满人情味、温暖、自然、优雅的神户。让我们展开双臂来拥抱新神户吧！”<sup>※1</sup>可见陈舜臣对故乡神户是怀有多么深沉的情感，神户的一草一木都令他难忘。

神户的清新的文化气息、充满人情味的风情、广阔无垠的海岸线和优美自然的风光都无时无刻地拨动着陈舜臣的创作激情，使他既创作了与战争和自己命运紧密相联的《枯草之根》，又创作了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鸦片战争》，还创作了以海洋和草原为背景的《琉球之风》和《成吉思汗一族》等作品。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作家的两个故乡神户和台湾，日本和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着深层的联系，既是他不同历史时期的亲身感受，也反映了他对两个故乡执著的爱。

故乡神户和台湾——日本和中国的文化背景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他的成名之作《枯草之根》表现了华人像枯草那样顽强地生活状态，其中所塑造的名侦探陶展文则是神户华人的代表。《枯草之根》虽属推理小说，但是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人们的过去和现在，倾诉了对战争苦涩的回忆。

#### 四、战后日本文坛的格局和变化

战后，日本呈现继明治维新以后的又一次社会大变革。它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价值观念、审美趋向等领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和催生文坛新思潮的出现和结构的转变，进而结束了战前文坛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变革的社会背景，也使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发生了变化。

##### （一）文学欣赏趋向的变化

日本从1931年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长达十余年。战后，文学终于从战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战争的“白色恐怖”中，一切文学作品和刊物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战争服务。有的作家被迫改变创作初衷；有的作家被迫搁笔；有的作家狂热地投入到“圣战”中为战争摇旗呐喊；也有的作家则始终保持中立和沉默的态度。

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战争监禁的文学创作得到了解放，恢复了言论和创作的自由。作家们好像如鱼得水充满活力，被束缚的创作欲望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而出。在此时期，被战争监禁的传统文学、左翼文学、无赖派文学、战后派文学、大众文学出现了复苏的景象。曾被封刊的文艺杂志也开始复刊并增加了发行量，出版界和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交流的桥梁。这表明文学创作的复兴，其中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战后经济复兴的浪潮中，昨天人们的心情还笼罩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本土决战的阴云下，一夜间竟好像烟消云散了，人们的文学欣赏趋向迅速发生着变化。日本战败意味着什么？似乎没有人去追究。一般市民的心态与其说接受不了战败的现实，倒不如说因为保住了性命而感到幸运，他们终于

※1 陈舜臣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213



从残酷的战争中解脱出来。面对战争带来的一片焦土，空袭留下的瓦砾和废墟，人们又开始陷入茫然的状态。同时，人们为了重建家园又不得不为最基本的生活物资而奔波。此时人们最渴望的是精神的食粮，即能抚慰或消除战争创伤的文学作品。

当时，日本文坛恰好适应了人们渴望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情。老作家的传统文学作品具有传统的幽雅和感伤的情调，换起了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左翼作家的作品揭露了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成为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先驱；无赖派作家的作品反映了战后人们困惑和消沉的精神状态，给人一种遁世逍遥之感；战后派作家的作品树起了与战时文学决裂的旗帜，他们不受传统文学观和价值观的束缚，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引起了饱受战争磨难人们的共鸣；大众文学作家的作品以轻松和明快的笔调，唤起了人们对和平和新生活的美好憧憬，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议论话题。总之，各种文学流派的作品交相辉映，战后文坛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战后初期，以战后派为代表的纯文学占据着文坛的主流地位，当时人们的阅读口味也比较单一。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日趋丰富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确立，人们生活方式呈现多样化，文学欣赏观念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向。人们渐渐地不再满足于纯文学所表现的理想世界，而向往更贴近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换言之，人们更期望文学作品能反映自己的喜怒哀乐，文学作品更应该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性，反映社会的普遍问题，成为茶余饭后娱乐性大众读物。因此，人们对大众文学的需求在飞速地增加。读者群中既有工薪阶层、家庭妇女、学生、又有知识分子。此时，《日本小说》、《小说新潮》、《综合读物》等通俗文学杂志相继问世，为普及大众文学做出了贡献。此期可谓日本空前的大众文学的繁荣期。

大学生来具有双重性，似乎可以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来形容，即文学所面对的读者层既有知识分子又有市井阶层。日本文学界中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纯文学派和以菊池宽为中心的大众文学派，这两大阵营虽进行了无休止的论争，但同时两种文学形式又轮流成为主流思潮，在此消彼长和对峙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为日后代表两种文学思潮的“芥川奖”和“直木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例如代表纯文学派的芥川发表过带有侦探小说色彩的《开花杀人》、《报恩记》等名篇；而通俗小说之父的菊池宽也写出过极具纯文学色彩的《父归》、《恩仇的彼方》等恋爱小说。

## （二）日本的大众文学

日本近代文学诞生于明治中期，其代表作是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浮云》是在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过程中问世的作品。《浮云》是以欧州近代文学为范本而创作的，它被誉为日本近代小说的滥觞，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按照西洋文学形式创作的纯文学作品，一方面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吹响了进军号，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与大众游离的文学倾向，这可能就是讴歌西洋人性和自由民主的文学倾向。当时普通的读者对这种倾向有“隔膜”之感。换言之，即是日本明治维新变革的不彻底性，反映在现实中就是资本主义的体制和封建主义因素同时并存的现象。这种文学作品，虽有民主、自由的西洋文化新价值观，但也有不能适应市井阶层大众口味的缺陷。这就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空间。大众文学开始活跃在文坛上，并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

从近代文学诞生起，根据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艺术情感及读者阅读倾向，可将文学作品划分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大类型。战后作家桑原武夫在《文学入门》中，对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分别作了严格的界定：“所谓纯文学如用登山做比喻，可称之为第一次登攀，即在没有任何路标的山路上

登攀。而大众文学则是徒步旅行，即大众文学是在某种价值上的再生产，使用的是既成的途径。”<sup>※1</sup>

文学评论家鹤见俊辅曾在《大众文学论》中对大众文学作出定义：“大众文学继承了歌舞伎、评书、浪花节等相同的表现形式，并在这些旧式的表现形式之中记述现代问题和现代感情意识。”<sup>※2</sup>大众文学的表现方法适合普通人的阅读口味，现代人因忙于工作，生活节奏快等原因渐渐地疏远了纯文学，而大众综合杂志所登载的大众小说却很有人气。

日本纯文学的出现大致可以追述到明治时代。在以纯文学为代表的芥川龙之介与以大众文学为代表的菊池宽之间的论争中，纯文学为了对抗日益兴盛的大众文学，要划清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固守纯文学的阵地，使纯文学这一传统流派得以保留，进而形成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分道扬镳的两大流派。而实际上，为其中任何一派下定义都是困难的。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两种文学的含义。换言之，既有纯文学的一面又有大众文学的一面。昭和九年（1934）以培养纯文学新人和大众文学新人为宗旨，日本文坛同时设立了“芥川奖”和“直木奖”两项文学大奖。这标志着两大文学流派的最终分离。这两项文学奖的设立为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文学形式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学内容、以及创作的多样化等原因而转换，导致两种文学的界限已相当模糊，变得名存实亡，其获奖作品很难说清是属于哪种文学类型。但可以肯定地说，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繁荣了文学的创作。

日本大众文学始于大正（1912—1926）后期，在昭和（1926—1989）初期就被读者广泛接受，从而确立了其文学地位。大众文学著名的代表作家有菊池宽、白井乔二、大佛次郎、吉川英治等。大众文学可分类为：风俗小说、少女小说、捕物帐、时代小说（历史小说）、冒险小说、传奇小说等。其中按具体内容又可分为：时代小说、现代小说、推理小说。《新青年》是发表推理小说的专业杂志，它于1920年创刊，日本推理小说的创始人江戸川乱步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两文铜钱》就是刊登在1923年《新青年》4月增刊上的。《新青年》所刊载的侦探小说在社会上引起空前的反响，掀起了侦探小说的热潮。其它杂志也纷纷仿照《新青年》，其它侦探小说的专业杂志也相继问世。1926年诞生的《大众文艺》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专业刊物，它促进了大众文学的普及。

与大众文学繁荣形成显著对比的是纯文学的凋落。特别是大众文学表现形式之一的推理小说则出现了未曾有的繁荣景象。那时，发行量大的周刊杂志的版面几乎被推理小说或时代小说占有，在文学作品的畅销书中独占鳌头。战前曾被禁刊的侦探小说，战后又重新迎来了新的时代。从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间是侦探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主要原因是其名称的变化，即侦探小说的“侦探”二字，从1946年以后不再使用，取而代之为“推理”一词。侦探小说变为推理小说，不只是“侦探”和“推理”一词的变化，实际上是为“侦探小说”增添了新的形式，即增加了社会、人际关系等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内容。作品中改变了“侦探”一定成为英雄人物的模式，而普通人和警察则开始出现在故事情节中。以后在推理小说中，又出现了神秘、惊险、悬念等英语外来语的词汇。因此，推理小说不再是机械的、冷酷的、单纯以侦探为主线的西洋式小说，而是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互动及情感交流的崭新内容的小说。

※1 小森陽一・井上ひさし 2003『昭和文学史（三）』集英社 127-128

※2 笠井潔 1998『探偵小説論 I 氾濫の形式』東京創元社 7

### （三）和平生活与战争题材

1955年以后，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由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新确立，形成了以美国 and 苏联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世界开始进入“冷战时代”。在此国际背景下，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再加上朝鲜战争的军需，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居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文艺和出版业的繁荣。文学界由于出版业的产业化，使得各种周刊杂志迅速增多。还有广播电视、电台等宣传媒体的发达也促进了大众文学的发展。当时以推理小说和历史小说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陈舜臣早在青年时期，就一直思考着“战争”这一主题。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人世间困扰着自己的一切根源又是什么？陈舜臣常常在扪心自问。战争在他的视野里是一片昏暗，在他的脑海中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他曾感到战争使自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感到孤独无援。陈舜臣曾回忆道：“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有一首‘天问’的诗，向苍天发问这一切。俊人（化名）也在向天发问。”<sup>※1</sup>这种心情是他对战争，也是对造成自己身世飘泊之感的真实写照。战争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疑问。他要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人们展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肉体的、精神的、用言语难于形容的创伤。因此，他要面向未来追述历史，用文学作品向在和平环境中已经麻木不仁的人们敲响警钟，他要描述战争中人们的真实情感，唤起人们对人世间真善美的情感。

陈舜臣在战后文学复兴和经济发展的形势下，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学探索和跋涉。他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他认为虽然生活的改善带来了文学欣赏的多样化，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并没有随之淡化。相反在进入消费社会后，人们对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战争仍抱有特殊的关心。人们在回忆战争，在惋惜战争中失去的年华和感情。所以，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依然能成为人们的共同话题，激起人们对痛苦的回忆和反思。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他们的人生历程、就是他们流逝的青春岁月、也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主题之一。所以战争和人间真情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他想写出在战争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作品；他想写不同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是与残酷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作品；他想写男女主人公的精神痛苦并非来自对方或自己，而是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感情长期压抑所至的作品；他更想写一些抒情性的作品，想用真实的生活写出社会和时代的色彩，激发读者对人生深刻地思考。

对陈舜臣来说，战争捉弄了他的人生，他对战争有着难忘的深刻体验。因此，他想以战争为题材，以他所熟悉的日本读者为对象进行文学创作。他要告诉人们战争意味着什么？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从此陈舜臣开始了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与战争题材有关的小说，将各种倾诉、迷茫、感受艺术化、文学化，让人们在和平环境中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

## 五、结语

陈舜臣在大学期间喜欢历史和文学，毕业留校后搞研究，如果不是战争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进程，他很可能成为历史或宗教研究领域的学者。陈舜臣具有神户和台湾两个故乡、两种文化传统和语言生活背景，又有两地不同的亲身感受。他在两种文化碰撞、磨砺中所特有的经历和思考，为他日后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

※1 陈舜臣 2001『陳舜臣中国ライブラリー9巻（青雲の軸）』集英社 485

陈舜臣是从故乡神戸走向文坛的。神戸多元文化的清新气息、新时代的进取精神都触动着他的文学旋律。中国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华人群体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文学土壤。所有这些生活的音符决定了他悠扬而深沉的文学基调。同时，中国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是他创作的源泉，而日本文化的素养又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优雅的色彩，使他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又有日本文化纤细的动人情调。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不！是多元文化造就了陈舜臣这样一位作家。

战争与和平对陈舜臣来说意味着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各种体验，战争给他带来用语言难于表达的迷惘、苦涩；而和平又给他带来新的机遇。他想用各种人生体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文学道路，去筑起那不属于任何个人的，而是属于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精神世界。

#### 参考文献

- 陳舜臣 1988『陳舜臣全集』講談社  
陳舜臣 2003『陳舜臣中国ライブラリー』集英社  
陳舜臣 2003『道半ば』集英社  
陳舜臣 1998『神戸ものがたり』平凡社  
陳舜臣 2003『陳舜臣読本 Who is 陳舜臣?』集英社  
新保博久・山前讓（編）1996『日本探偵小説事典 江戸川乱歩』河出書房新社  
笠井潔 1998『探偵小説論 I 氾濫の形式』東京創元社  
奥野健男 1996『日本文学史』中央新書  
小森陽一・井上ひさし 2003『昭和文学史（三）』集英社  
松北寿美恵『陳舜臣と中国・台湾そして神戸』（論文）